1. 你有多重視罪咎，就會在同等程度上感知到一個能把攻擊合理化的世界。你有多願意認清罪咎不具意義，就會在同等程度上感知到攻擊**無法**合理化。這與感知的基本法則並行不悖：你相信什麼，就會見到什麼，你相信它存在，是因為你希望它存在。感知並無其他法則。其餘的皆由此而生，並成為其支柱。這便是上主的基本法則遷就於世界後所衍生的感知形式；亦即，愛創造了其自身，除此無他。

2. 上主之律無法直接主導由感知管轄的世界，畢竟天心不可能創造這種世界；對它而言，感知不具意義。然而，祂的天律卻反映於萬事萬物。這並非是說，它的倒影存在於世表示這世界具有些許的真實性。這僅僅是因為祂的聖子對這世界信以為真，而祂又無法讓自己徹底脫離聖子的信念。祂無法和自己的聖子一同墮入瘋狂，但祂能確保自己的清明與之同行，如此聖子才不致永遠迷失在自己的妄念裡。

3. 感知有賴抉擇，而真知則無此需要。真知僅僅遵循一條法則，因為它的造物只有一位。但營造這世界的卻有兩位，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各有不同。在他們眼裡，世界不僅具有不同目標，更是完成目標的最佳途徑——他們對世界的感知正是基於這點。在特殊性看來，它是襯托自己的完美框架；既是發起戰爭的最佳場域，也是庇護幻相的最佳處所，畢竟它已把幻相弄假成真。沒有什麼不是藉由它的感知加以審視，也沒有什麼不能被全然地合理化。

4. 與此同時，世界的另一位大營造者則將修正你的瘋狂信念；亦即，你能在上主的法則之外樹立並維繫任何事物，使其與之斷絕關係；這兒所說的並非支撐宇宙的法則，一如上主創造的模樣，而是就著聖子自以為的需求而調整過的某種形式。修正錯誤便能終結錯誤。如此，即便是在錯誤中，上主依舊庇護著自己的聖子。

5. 錯誤營造了這個世界，但它另有目的，因為它的另一位大營造者能把它的目標和祂之造物的目的調和為一。在祂對世界的感知下，不論你見到了什麼，都能使寬恕和完美的純潔變得合於情理。只要煙硝一起，即時而徹底的寬恕便會迎上前去。沒有什麼能遮擋那恆久閃耀的純潔無罪，哪怕只是片刻光景——它超越在特殊性的可悲居心之上，後者試圖將其逐出心靈，但那是它必然的居所，它照亮的是身體，而非特殊性。天堂的明燈無法隨心之所欲，它想在哪兒看見，它們就在那兒。倘使心靈選擇在天家之外看見它們，好似它們照亮了一個永遠去不了的地方，那麼世界的大營造者就得修正你的錯誤，以免你停留於缺乏明燈的黑暗之中。

6. 在此，所有的人皆墮入了黑暗，但沒有人是獨自來到這兒的。他也毋需在此停留，哪怕是片刻光景。畢竟天助即在他內跟隨，隨時準備引導他出離黑暗、進入光明。他隨時可以選擇離開，因為天助一向在他內，端賴他的選擇。一旦他選擇利用上天賜下的一切，便會轉變自己的眼光；過往被用以合理化自身憤怒的所有境遇，如今都被用於合理化他的愛。他會清楚聽見過往的戰爭號角實是平安的呼喚。他會看見自己在哪兒給出攻擊，那兒便是一座祭壇，好讓他能同等輕易地獻上寬恕，並得著更多得多的幸福。而他也將把一切誘惑重新詮釋為又一個增進喜樂的機會。

7. 錯誤的感知怎能與罪劃上等號？你應把弟兄犯下的所有錯僅僅視為一個睜眼看見那大救助者事功的機會，如此你見到的才會是祂而非你所營造的世界。那麼，什麼**才是**合理的？你想要的又是什麼？畢竟，二者乃同一問題。若能看清它們實是同一問題，你就做出了抉擇。因為看清它們無二無別才能使你不再相信仍有兩種看待世界的眼光。這個世界能大大增益你的平安，而它也提供了不少推展寬恕的機會。對於那些願意看著平安與寬恕降臨，並為他們帶來光明的人而言，這便是世界的目的。

8. 創造出溫柔世界的大營造者具有無比的力量，祂能抵銷那個充滿暴力與怨恨的世界，後者好似橫擋在了你與祂的溫柔之間。在祂的寬恕眼光裡，那並不存在。為此，在你眼裡，它也無需存在。罪的信念認定感知無法改變。一旦遭了天譴，就會反反覆覆且無時或止的遭受天譴，永世不得寬恕。為此，一旦蒙受寬恕，表示罪的感知必然有誤。於是，改變成了可能。同樣地，聖靈也會認定自己眼裡的一切無可改變。但罪侵入不了祂的慧見，因為祂的眼光早已修正了它。所以，那必是個錯誤，而不是罪。畢竟它聲稱絕不會發生的事，卻已經發生。懲罰攻擊了罪，所以也保留了罪。一旦寬恕了它，就能把它的狀態由錯誤轉為真理。

9. 上主之子絕不可能有罪，但他卻可能想要傷害得了他的事物。他也有能力相信自己會受傷。這不過是他對自己的錯誤感知。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這是個罪，或是錯誤？能寬恕嗎？他需要的是幫忙，還是譴責？你的目的能使他得救，或遭受天譴？別忘了，你眼裡的他是什麼，這一抉擇即是你的未來。畢竟，你是在**當下**做出了抉擇，而一切光陰都在這一瞬間成了達成目標的手段。為此，做出你的抉擇吧。但你應認清，做出抉擇的同時，你也決定了眼前世界的目的，並為其說項。